

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校訂

黃季剛詩文鈔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校訂

黃季剛詩文鈔

湖北人民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26030

1026030

黃季剛詩文鈔

校訂：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責任編輯：王序平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咸寧地區印刷廠

發行：新華書店湖北發行所

一九八五年九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四元五角

統一書號：一〇一〇六·九二二

印數：——一〇〇〇〇

黃季剛先生遺像



黃季剛先生遺墨之一

神物登天擾可駢如何孔甲能
竊當時若更無劉累龍意茫然
豈得知

王荆公詩士之效月當世者宜深念之
天有先生屬書辛丑一月錄黃似

成佛莫教雲運後

作詩猶似建安初

乙丑年秋黃季剛書



黃季剛先生墓

校訂說明

《黃季剛詩文鈔》是根據黃季剛先生四子黃念祥先生的手鈔本整理校訂而成的。

一九六五年，黃念祥先生將季剛先生遺著《量守碎金》和《勞者自歌》清繕成冊，送呈董必武同志。董老甚重視，于一九六六年春，派員來漢，商量遺著出版問題。正擬交稿付印，《文化大革命》猝發，事遂擱置。

「鈔本」輾轉推移，最後存放于湖北省文史研究館。一九八四年，文史館重新開始了「鈔本」的校訂工作。

黃念祥先生已于一九七六年去世，爲了校核訂正「鈔本」，我館曾多次派人走訪季剛先生遺孀黃菊英老人和季剛先生的子女、學生。

在訪問調查中，我們不僅了解到「鈔本」的來龍去脈；而且更認識到季剛先生對著述的嚴肅態度了。章太炎先生作季剛先生墓誌銘有云：「……季剛不輕著書，余數趣之曰：『人輕著書，妄也，子重著書，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當著紙筆矣。」不幸，天不假年，一九三五年，季剛先生正五十，即溘然去世！所以，季剛先生批、注、點、校之本雖多，而生前自定

成冊準備出版的原稿，却極罕覯。特別是詩、詞，多隨興而作，順手散失，更難見完整的原稿。黃焯先生也說：「季剛先生作詩，從來沒有底稿，寫好後就搓成紙團，丟到字紙簍裏。現存遺著，有些是他兒子、兒媳或別人鈔的。」經過鈔錄而保存下來的原稿，又多損毀于戰亂中。據季剛先生次子念田先生記載：「季剛先生自癸丑至乙亥十年間日記中，有晚年詩、詞排日錄存，于一九三七年南京撤退時失落，幸鈔稿齊全保存。其散存于季剛先生長女念容、女婿潘重規及其學生手中的詩、詞原稿，所在亦有。……」我們曾查對過念容女士一九七四年在香港出版的《量守廬居士遺墨》中季剛先生詩、詞手跡，其中絕大部分，皆能於『鈔本』中尋獲，足見『鈔本』搜集之豐。念田先生歷盡艱辛保存下來的那個鈔本，就是念祥先生據以謄繕的稿本。這個稿本，『文化大革命』時，念祥先生曾裱糊於居所板壁內試圖保存，不意後遭毀滅！除送呈董老之鈔本外，念祥先生復依樣謄寫數份，分存各處，迄今俱無着落。所以，在念田先生的稿本已被毀滅，季剛先生手稿又散失不全，念祥先生的其他鈔本更不知所之的情況下，目前這個《鈔本》，應視為碩果僅存的完本了。

『鈔本』分兩部分：一為《量守碎金》；一為《勞者自歌》。前者除若干政論性文章曾以不同筆名發表于東京《民報》外，尚有辭、賦、銘、書等雜體文共五十二篇。後者按詩體分類，包括詩、詞一千三百九十三首，多數是從未發表過的《阮籍咏懷詩補注》和《李義山詩偶評》，則是我們為符合體例，從《量守碎金》中移到《勞者自歌》中的。『鈔本』未冠總題。《黃季剛詩文鈔》也是我們酌定的。其他則悉依『鈔本』，藉以存真。

我們整理出版本書的目的：一是為了保存我國文化遺產；二是為了完成董老生前指示，而季剛

先生又是湖北蕪春人，湖北文史研究館整理出版此書，更是責無旁貸的。

談到本書的價值，至少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季剛先生是我國文學家、訓詁學家和音韻學家，堪稱一代國學大師。這是國內外學者所公認的。而本書所搜集的若干革命政論性文章，不僅文采赫赫，鏗鏘有聲，且均係革命關鍵時刻發聲振聵的洪鐘巨響，對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起着推動作用，厥功甚偉！如《專一之驅滿主義》，對封建專制主義之腐朽禍國，抨擊無遺。《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直如一聲春雷，振撼江夏，敲響了清廷的喪鐘，激起了革命黨人的起義決心；文章發表不三月，辛亥革命爆發。《論立憲黨人與中國國民道德前途之關係》，則撕碎康有為、梁啟超改良主義的虛偽面孔，把他們駁斥得淋漓盡致，體無完膚！而《哀貧民》一文，則指出地主階級的壓迫剝削，是廣大農民受苦受難的根源，只有造反，才能擺脫困境。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尤為難能可貴！他不但會寫文章，傳檄天下，四海歸仁，而且曾在鄂東南蕪春、黃梅等八縣組織孝義會，并深入民間，宣傳民族大義和中國危亡之狀況，號召人民起來推翻清朝君主專制。凡此，皆非國學大師一詞所能概括先生之為人者。

第二，季剛先生平日喜詩、詞，創作極豐，然彌留之日，戒以勿刻其詩、詞文筆。人問其故，先生以骨牌為喻曰：『設時無天九，則地八未始不可以制勝，然終為地八而已！』這是季剛先生的自謙，也是後來很少見到其詩、詞的一個原因。但是，我們必須知道：辛亥革命後，季剛先生痛國事日非，遂脫離國民黨政界而潛心學術。作為一個革命者，是有極大隱痛和壓抑的。他不再寫文章了，但其憂國愛民之心，却纏綿不絕，常流露于詩、詞之中。詩以言志，寓論于詩，遠非一般鑽進象牙之塔，

陶醉于故紙堆中者所可比擬。如對袁世凱之稱帝，軍閥混戰，蔣介石之獨裁，日本軍國主義之入侵，皆借古諷今，痛下砭針，反映其對國家民族前途之深切憂慮。這都爲我們研究辛亥革命後黃季剛先生的思想脈絡，提供了可靠資料。

本書的校訂工作，是有一定難度的。既要存真，又必須承認鈔錄中難免有疏誤之處。即令是季剛先生的手迹，亦或有萬一之失，而況許多詩、詞乃隨興之作，未爲校核？我們自不能借口原作而任令訛傳。但辨別正誤，洵非易易，因書中使用古今字、通假字甚多。爲慎重計，我們決定分兩步走。第一步，先將『鈔本』刻寫油印數十份。印本要求完全符合『鈔本』，不作一字更易，即令是很明顯的錯誤，也祇允許另行錄出，供作研討。參加這次校訂的，除本館人員外，尚有饒藕林、張虛谷等同志。對『鈔本』中所有不能解決之疑點，列爲存疑，留待專家解決。計有存疑五十餘條。第二步，在湖北省人民政府領導下，我們邀請省內外著名專家教授于一九八四年十月在武昌召開了『黃季剛先生遺著校訂會』。參加校訂的有山東大學殷孟倫教授及其助手鮑時祥同志，武漢大學周大璞教授，華中師範學院楊潛齋教授，湖北大學劉先枚副教授、饒欽農先生，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胡楚藩先生，張虛谷同志，以及文史館朱士嘉、陳英武、郭大風、蕭洛軒、馬季文、王獻猷、范英、賴荆平等共十余人。印本發至人手一冊，分四組進行校訂。參加人員年事俱高，一般均在七十歲以上。但因多係季剛先生門生或再傳弟子，對季剛先生懷有深厚感情，加以平日治學嚴謹，責任心重，故能孜孜不倦，日夜奮勉從事，解難析疑，一絲不苟。歷十二日，終于順利完成校訂工作。至此，『鈔本』中之疑難點，已基本上得到解決，間有個別不能解決者，仍保持原貌，未敢妄動。

「鈔本」未斷句，我們爲適應讀者需要，加上了標點符號。

季剛先生遺孀黃菊英老人在世時，對這部書稿極爲重視，一再誠摯地委托我館進行整理，並將版權交給我館。直到她醫院垂危彌留之際，還念念不忘囑托此事。季剛先生的諸位子女，也都表示遵從母命，在校訂書稿的過程中，還給了我們許多幫助。

季剛先生桃李滿天下。半個世紀來，國內外研究章黃之學之風，日益興盛。本書的出版，或將對海內外研究章黃之學者有所裨益，以使季剛先生的思想學術能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這將是我們最大的願望和欣慰！

湖北省圖書館、武漢大學圖書館爲本書的出版給予借閱資料的方便，我們在此謹表衷心的感謝！湖北人民出版社趕忙於黃季剛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紀念以前爲本書出版，我們深致謝忱！我們因限于能力水平，疏誤之處，在所難免，尚祈廣大讀者給予批評、指正。

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一九八五年三月

黃季剛先生詩文鈔序

陸宗達

一九八五年年初，念平世兄送來季剛先生詩文鈔的目錄和《量守碎金》文稿，使我在季剛先生辭世半個世紀之後，重新見到老師的文筆、領略老師的思想，我是應當感謝黃師母和幾位世兄以及湖北省文史館所提供的這札寶貴資料的。

近年來，隨着極『左』思潮被逐漸清掃，重視文化遺產的風氣逐漸上升，季剛先生的論著已經有相當一部分整理出版。不過，那些都是老師關於經學、小學和一部分文學的學術論著，能够讓後來的人全面了解季剛先生的思想和爲人的他自己創作的詩文，這一次是首次付印，不論對革命史和學術史的研究，還是對文學的研究來說，這部詩文鈔的出版，都是很有意義的。

季剛先生的詩文，我以爲可以用九個字來評論，那就是：愛國志，民族魂，才人筆。他的半生的詩文，特別是他早期的政論文，充滿了反對民族壓迫和外來侵略，提倡挽救

國家命運的正氣與激情，這在他那個時代，是進步的、正義的、戰鬥的，也是令人感動的。季剛先生把這股激情，寄托在他切切實實宗法漢唐的生花文筆上，使人感到一種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回想起那個在新與舊的鬥爭中同時矚雜着反抗與投降、愛國與媚外鬥爭的複雜年代，我們不難理解那種形式與內容統一的實質。

在我與季剛先生相處的那些年代裏，他已經不再寫政論，而專一從事小學的教學與研究，但還常常作詩。關於老師的作詩，我還留着一些很深的記憶：

一九二八年，我隨季剛先生去游鍾山，步行去靈谷寺，回轉時太陽已經快要落山了。季剛先生邊走邊對我說：『你作一首詩吧！』我說：『怕作不來。』他提醒我說：『這裏就是謝玄暉寫東田詩的地方嘛！』接着他便把已成的詩唸了出來：

鍾山平處是東田，

歸路詩情落照前。

愧乏玄暉才子筆，

難吟遠樹與生烟。

這就是七絕《游靈谷寺歸》的來歷。季剛先生唸完這首詩，我的詩還一句沒有，心中暗嘆他詩思的敏捷。也是在這年的秋天，我和季剛先生一起去游北海，季剛先生在人力車

上回頭對我說：『作一首詩嘛！』我知道他已經成詩了。果然，他念道：

神武門頭夕照闌，

御溝流水去無還。

重來不覺風光改，

愁對車前萬歲山。

儼然是唐人風格。一九三一年，季剛先生曾以一首七律《聚宴什刹海分韻得「題」字》書贈給我，這幅字亂中遺失，我現在還記得半首：

淨業湖邊柳始萎，

太行晴色映欄西。

客中節序過寒食，

亂後園林憶舊題。

……………

這些留在我記憶中的詩，過去都是我思念季剛先生時常常默讀的。現在，季剛先生的詩文即將印出，我便可把這些記憶的片段，與詩文集集中的詩連成一氣去讀了。

至于季剛先生的文章，當時他已不在報紙上發表政論，但那種憂國憂民的心緒是一

直保留着的，這種心緒，在他給我的幾十封信裏，是時時流露的。那時，每讀老師的來信，便如見到他的爲人。在我現在保存的季剛先生給我的十幾封信中，除了可以看到先生治經學和小學的途徑、方法、心得、感想外，也還可以看出當時老師的心情和思想。例如，他對形勢的憂慮，對朋友的忠誠，對求學的執著和對授業的欣悅。一九三〇年五月，他在給我的信裏說：『在都時屢爲弟輩言，此後當以刻苦爲人、殷勤傳學八字交相策勵，細思舍此亦更無自靖自獻之方也。』次日，他又在經我轉給興藝社諸子的信中勉勵大家『上不負先民，下不辱友生』。一九三〇年正是『九一八』事變的前夜。這些，都是季剛先生當時思想情緒的深刻反映。在即將印出的詩文鈔裏，反映這一時期的文章很少，因而我摘取來信點滴寫在這裏，作爲一點補充。

季剛先生這一代人，恐怕是用文言文寫文作詩而以爲常事的最後一代人了。他之所以在白話文已經逐漸普及的時代堅持寫文言文，不僅是一種守舊的習慣，更重要的，是表示一種對民族文化的態度，他的思想其實是早已見到時代的趨勢的。一九二七年，我隨季剛先生到沈陽時，他便懇切地對我說：『你要學習白話文，將來白話文要成爲主要形式，不會作是不行的。我只能作文言，絕不改變，但你一定要作白話文。』我一直記得老師這些話，並且由此窺見了他不願隨意改變自己的堅決態度和時代帶給他的內心矛盾。

盾。所以，在季剛先生詩文鈔出版的今天，我便遵師所囑，用白話文爲它作序，表示我對老師教導的珍惜與矢守。

一九八五年二月于北京